

柔然经略西域的若干史事探讨

袁 刚*

■ 中文提要 ■

世纪开始,经过社崙及以后几代可汗的开拓,柔然汗国在占据天山北部草原部分地区的同时,进一步将经略触角伸向哈密和吐鲁番等绿洲地带,实现了对伊吾和高昌的有效控制。于是,柔然在获得这些地区丰厚物质资源的同时,又通过操控丝绸之路贸易增加了财富。北魏太武帝时期对西域的经略,曾一度迫使柔然退出天山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然而,5世纪中叶以后,北魏因内乱放松了对西域的经略和管辖,柔然势力卷土重来,恢复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西域部分地区的控制。5世纪80年代末,高车国的建立使柔然对西域的影响力再度被削弱。6世纪初以后,柔然汗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复兴时期,经略西域的政策一度得以恢复和发展。柔然经略西域,对5~6世纪中叶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和东西交流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柔然, 西域, 经略, 民族关系, 丝绸之路, 中西交流

■ 목 차 ■

- | | |
|----------------------------|-----------------------------|
| I. 绪 论 | IV. 柔然扶持阚氏家族以影响或控制高昌 |
| II. 柔然凭借武力迫使焉耆等国接受其“羁縻” | V. 柔然与北魏对西域的争夺及柔然汗国的衰落 |
| III. 柔然通过扶持唐氏政权或设置“戍主”控制伊吾 | VI. 阿那瓌时期(522~552年)柔然在西域的活动 |

I. 绪 论

柔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活动地域的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不同的汉文文献中亦作“蠕蠕”“蠕蠕”“茹茹”“芮芮”等。402年,柔然首领社崙在漠北兼并敕勒诸部,“始立军法”,建立政权。¹⁾嗣后,柔然汗国又在今鄂尔浑河流域吞并了“国尤富强”的匈奴余部,势力进一步拓展。于是,以

*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博士研究生 / mzdde@126.com

1) 李延寿,《北史》卷九八《蠕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3250页。

社崙为首的柔然贵族将经略目标投向了西域地区。²⁾ 西域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历史上一直以沟通东西方世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而闻名于世。因此, 可以说柔然对西域的经略, 在4-6世纪中叶的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和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 均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柔然汗国经略西域的措施, 主要表现在凭借武力逼迫焉耆等国接受其“羁縻”, 扶植傀儡政权或设置“戍主”以控制伊吾, 以及通过扶持阚氏家族来影响或控制高昌等几个方面。本文拟根据文献记载,³⁾ 在批判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就柔然经略西域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Ⅱ. 柔然凭借武力迫使焉耆等国接受其“羁縻”

史书记载, 社崙称霸漠北后不久, 柔然汗国即控制了“西则焉耆之地, 东则朝鲜之地, 北则渡沙漠, 穷瀚海, 南则临大碛”的广袤地域, 并以“敦煌、张掖之北”为“其常所会庭”。⁴⁾ 于是, “小国皆苦其寇抄, 羁縻附之”, 柔然势力大振, 社崙遂自号“丘豆伐可汗”。⁵⁾ 可见, 柔然汗国“羁縻”河西地区和西域的焉耆(统治中心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境内)等国应始于丘豆伐可汗社崙在位时期(402~410年)。此后, 经过几代可汗的开拓, 柔然在西域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直到5世纪30年代以后北魏势力进入西域, 柔然独霸西域的局面才一度被打破。但是, 5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北魏经略西域政策的松弛, 柔然再度恢复了对焉耆等国的“羁縻”。

南朝史书对柔然“羁縻”焉耆等国的史事亦有记载。据《宋书·芮芮传》:“芮芮一号大檀, 又号檀檀……僭称大号, 部众殷强……与中国亢礼, 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 并役属之”。⁶⁾ 由于引文并未明确记述焉耆、鄯善、龟兹、姑墨等国役属于柔然的起始时间, 致使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争议较大。松田寿男根据《宋书》传文所载“芮芮一号大檀, 又号檀檀”, 指出刘宋关于柔然的信息多来自大檀时代(414~429年), 抑或此间柔然汗国的对外扩张活动最明显, 焉耆等国始接受其“羁縻”的时间亦当此时。⁷⁾ 余太山则基于牟汗纥升盖可汗大檀在即位前曾镇守柔然“西界”, 社崙在位时期柔然

2) 西域, 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一般来说, 狭义西域主要是指天山南北及帕米尔、巴尔喀什湖地区, 其地域范围大体相当于今中国新疆; 广义西域则泛指阳关和玉门关以西的广阔区域, 其地域范围既包括了今中国境内的新疆地区, 同时又包括了中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等地。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西域”, 囊括了其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本文所涉及到的西域, 主要是就其狭义概念而言的, 但在涉及中亚历史的部分具体内容时, 偶尔亦会兼及其广义概念。参阅: 杨建新, 《“西域”辩证》,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1); 魏长洪, 管守新, 《西域界说史评》,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1)。

3) 需要指出的是, 《魏书》中的《蠕蠕传》《高车传》《高昌传》《吐谷浑传》和《西域传》是研究北魏时期柔然与西域关系最原始的基本史料。然而, 这些专传早在北宋初年以前即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散佚或亡佚, 今本《魏书》上述诸传多补自《北史》。因此, 除今本《魏书》上述诸传可能因保留了《魏书》部分原貌而与《北史》互异的部分内容外, 本文引述相关史事以《北史》相同诸传史文为主。

4) 《北史》九八《蠕蠕传》, 第3251页。

5) 魏收,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点校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2488-2489页。

6) 沈约, 《宋书》卷九五《芮芮虏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357页。

汗国又已“羈縻”焉耆等国，认为刘宋所知与柔然相关的信息虽不无可能主要来自大檀其人，但却未必是社崘死后之事，《宋书》言“芮芮”又号“大檀”“檀檀”，属三者读音相近造成的讹误。⁸⁾薛宗正则认为，敕连可汗吴提即位后，柔然与北魏在431~436年间不仅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甚至一度通过和亲实现了和平局面，应与其时柔然全力经略西域有关，柔然“羈縻”西域的历史亦当由此开始。⁹⁾王欣虽然将《宋书·芮芮传》关于焉耆、鄯善、龟兹、姑墨等国役属于柔然的记载系于受罗部真可汗予成在位时期(464~485年)，但不否认早在社崘时期柔然已经将触角伸向准噶尔盆地，并迫使一些临近柔然的“小国”接受其“羈縻”的事实。¹⁰⁾

我们认为，《宋书》成书年代虽早，但南朝政权不像北朝那样与柔然发生过直接的战和关系，所载柔然史事不及北朝史籍翔实准确。通过《北史·蠕蠕传》对柔然地域问题的记述不难看出，社崘称汗前后，柔然汗国的西部疆界已临近焉耆等地，实力相对孱弱的焉耆、鄯善、龟兹、姑墨等西域地方政权面对来自柔然的压力被迫接受其“羈縻”，当始于此间。至于《宋书·芮芮传》称“芮芮”又号“大檀”“檀檀”，则属将民族和政权的名称与可汗的名字混淆的错误说法。¹¹⁾此后，北魏在焉耆、鄯善等地建镇，虽然使柔然一度失去不少西域地区的役属国，但至晚受罗部真可汗予成在位时期(464~485年)，柔然乘太武帝死后至孝文帝前期(452~476年)北魏因内部问题的羁绊而无暇西顾之机，又重新确立了与部分西域地方政权的从属关系。因此，《宋书·芮芮传》所记柔然使焉耆等国“并役属之”，不无可能反映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¹²⁾

Ⅲ. 柔然通过扶持唐氏政权或设置“戍主”控制伊吾

柔然汗国建立后，在“羈縻”西域数国的同时，还先后驱逐了曾经在天山以北草原地区活动的乌孙、悦般等游牧民族势力，实现了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此同时，柔然统治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和财富，还不失时机地向伊吾地区拓展势力。地处哈密绿洲的伊吾不仅物产丰富，而且是东西交通的要冲，来自西方的使者或商旅若以伊吾为中转地，继续向东可经居延前往中原，折向东北则会进入草原。¹³⁾柔然经略伊吾既可获得当地的丰厚物质资源，又能藉此操纵东西方贸易、增加财富。因此，柔然汗国极为重视经略伊吾，曾先后采取过扶植傀儡政权和设置“戍主”等手段来实现对伊吾地区的控制。

7)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汉译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171-173页。

8) 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新疆社会科学》1985(4)。

9) 薛宗正，《柔然汗国的兴亡》，《西域研究》1995(3)。

10) 王欣，《柔然与西域》，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十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8-31页。

11) 冯家升，《蠕蠕国号考》，《禹贡半月刊》，1937：7(8-9)。

12) 袁刚，《柔然与西域相关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3)。

13)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76页。

5世纪20年代初,沮渠氏北凉政权攻灭西凉,西凉王皇后裔李宝等迁居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在居姑臧“岁余”以后,李宝随其舅唐契、唐和等前往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避难,依附于柔然汗国。¹⁴⁾唐氏兄弟在柔然的支持下,召集西凉移民两千余家占据伊吾,唐契遂被柔然可汗册封为伊吾王。¹⁵⁾至此,唐氏伊吾政权成为柔然在西域地区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然而,唐氏伊吾政权却无意长期臣服于柔然。在北魏亦将经略目光投向西域以后,唐氏兄弟出于摆脱柔然控制的目的,乃遣使北魏,请求归附。如前所述,伊吾地处控扼东西交通“咽喉”的战略地位,柔然汗国如果丧失了那里的控制,不仅会直接损害到其切身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对经略西域的战略态势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唐氏伊吾政权倒向北魏的举动触碰了柔然汗国的利益,遂致其不久以后即被柔然攻灭。¹⁶⁾此后,柔然转而采取设置“戍主”的措施来直接控制伊吾地区。太安二年(456)秋八月,北魏平西将军、渔阳郡公尉眷虽然攻克伊吾并“大获而还”,¹⁷⁾但却未能长期有效地占据那里。史书记载,尉眷子多侯任敦煌镇将时,曾上书孝文帝“求北取伊吾,断蠕蠕通西域之路”。¹⁸⁾可见,5世纪50年代年以后,伊吾仍然处于柔然的控制之下。直至太和十二年(488)冬,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率众归附北魏,柔然对伊吾的控制始告结束。¹⁹⁾

厘清西凉灭亡暨唐氏兄弟西奔伊吾的时间,对于判定柔然控制伊吾的历史始于何时及其维系时间的久暂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南北史书对此若干紧密相连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的记载却存在一定差异。《魏书·太宗纪》系西凉亡于泰常六年(421)。²⁰⁾据此,唐氏兄弟西奔伊吾的时间应在泰常七年(422)。《宋书》则载西凉亡于刘宋永初三年(422)三月,唐氏兄弟永初三年(422)十二月起兵反抗北凉,景平元年(423)三月西奔伊吾。²¹⁾基于与此相关的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李宝在正平元年(451)“归诚”北魏以后曾世居高官,²²⁾可知北魏对相关史事来龙去脉的掌握显然较刘宋翔实准确。因此,《魏书》所记较《宋书》应更为合理。目前,除松田寿男在其著作中对上述两种说法未置可否以外,²³⁾其他研究者大多依从《魏书》的记载。可见,柔然扶持下的唐氏伊吾政权自422年至442年存在了20余年。柔然在攻灭唐氏政权以后,又通过设置戍主的方式来控制伊吾。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88年。据此,则柔然控制伊吾地区的时间当在422~488年间,前后共计66年。

14) 《魏书》卷三九《李宝传》,点校修订本,979页。

15) 《魏书》卷四三《唐和传》,点校修订本,1064页。

16) 《魏书》卷四三《唐和传》,点校修订本,1064页。

17) 《魏书》卷五《高宗纪》,点校修订本,138页。

18) 《魏书》卷二六《尉多侯传》,点校修订本,736页。

19)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点校修订本,195页。

20) 《魏书》卷二《太宗纪》,点校修订本,71页。

21) 《宋书》卷九八《氐胡传》,2414页。

22) 《魏书》卷三九《李宝传》,点校修订本,979-980页。

23) 《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汉译本),161-162页。

IV. 柔然扶持阚氏家族以影响或控制高昌

高昌地处吐鲁番盆地，域内有多条季节性河流，是西域天山南麓的主要绿洲农业生产区和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柔然经略高昌，不仅能够进一步获取当地物质资源和控制丝路贸易，还能经由高昌假道吐谷浑，进入益州与南朝实现直接交往。因此，5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柔然汗国曾先后通过支持阚爽政权或扶植阚氏王国等手段，来对高昌政局施加影响或实现全面控制。

5世纪30年代，自立为高昌太守的阚爽为维护其对高昌的统治，采取了亲柔然政策。于是，柔然势力得以向吐鲁番地区渗透。唐氏伊吾政权覆灭后，唐和兄弟转而率部西进，试图夺取高昌。阚爽无力抵抗唐氏兄弟，被迫向北凉灭亡后流亡到西域地区的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势力求援。²⁴⁾ 沮渠无讳军至高昌时，唐和兄弟已被柔然部将阿若击败，阚爽遂闭门拒无讳，双方交恶。未几，沮渠无讳攻破高昌，阚爽投奔柔然。²⁵⁾ 沮渠无讳遂在高昌建立政权，史称“后北凉”。后北凉立国之初，一度采取主动向柔然示好的政策，对高昌地区的统治延续了18年。5世纪中叶以后，双方关系日渐恶化，柔然遂于北魏和平元年(460)攻灭后北凉，并扶植与阚爽同族的阚伯周建立阚氏高昌王国。高昌称王的历史由此开启。²⁶⁾

高昌是柔然通向西方和进入吐谷浑与南朝交往的必由之路。阚氏高昌王国建立后，柔然在获得更多财富和战略资源的同时，与南朝的交通也得以打通。由于柔然常与其“世为仇讎”的北魏相攻伐，刘宋“每羁縻之”。²⁷⁾ 史书记载，萧齐代宋前后，柔然与南朝方面即曾多次互派使节磋商联合伐魏事宜。²⁸⁾ 由于当时由蒙古高原直接通往的江南的路线被北魏阻隔，南朝使者无不假道吐谷浑进入高昌，然后由高昌前往柔然；反之，柔然使者则在穿过高昌、吐谷浑后，再由益州地区进入南朝境内。因此，控制高昌对于柔然汗国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如果柔然失去高昌，柔然就无法与吐谷浑交通，更无法联络南朝。北魏宣武帝元恪曾在一封诏书中宣称“蠕蠕、嚙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往来路绝，奸势亦危”。²⁹⁾

高昌虽地处西陲，但治下居民多系汉代以来屯田戍边将士的后裔，因而保留着许多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变异”的中原文化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也存在着与内地相仿的门阀制度，阚氏即高昌望族。先前阚爽政权采取亲柔然的政策，以及高昌被沮渠氏攻占后阚爽出奔柔然等史事，表明阚氏家族早已与柔然建立了密切联系。因此，柔然扶植阚氏子弟为王无疑有助于稳定家族门第观念深厚的高昌地区的局势，从而确保柔然在那里的利益。

1997年吐鲁番洋海1号墓出土的《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四七四、四七五) 送使出人、出马条计

24) 《魏书》卷九九《沮渠无讳传》，点校修订本，2392页。

25) 《魏书》卷九九《沮渠无讳传》，点校修订本，2392页。

26)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13页。

27) 《宋书》卷九五《芮芮虏传》，3257页。

28)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1023页。

29) 杜佑，《通典》卷一九七《高车》，北京：中华书局，1988，5400页。按：《魏书》卷一〇三《西域传》及《北史》卷九七《西域传》均无“亦危”二字，当系两者在传抄流布过程中出现脱漏所致。

文书》，出现了来自刘宋的“吴客”，和来自西域其他地区的“鄯耆王”“子合使”，³⁰⁾ 表明柔然控制下的高昌在东西交流与南北交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展现了柔然在当时中亚地区的重要政治地位。³¹⁾ 另外，哈拉和卓90号墓葬出土的《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则出现了高昌方面为客使“若愍提慙”“秃地提慙无根”等人提供物品的记录。³²⁾ “提慙”即“特勤”，古代突厥文碑铭作“tigin”，突厥时代是可汗子弟的称号。³³⁾ 与《传供帐》同时出土的文书所见永康年号，可证这些“提慙”应为来自柔然的使者。³⁴⁾ 可见，阚氏高昌王国作为柔然在西域扶持的又一傀儡政权，在政治上是柔然的附庸，外交上追随柔然的步伐，经济上也为柔然提供物质资源和财富。

V. 柔然与北魏对西域的争夺及柔然汗国的衰落

西域地区的绿洲农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虽然这种绿洲农业并不能实现自给自足，但由于处于东西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使西域地区的居民有条件通过商品交换获得更多生活必需品，并在数千年间承担着东西方文明之间沟通者的角色。³⁵⁾ 如果北方游牧民族势力能够越过阿尔泰山进入天山北部草原，进而南下控制这些绿洲，西域地区就会成为其重要的财富之源。因此，势力强劲的北方游牧民族几乎都有经略西域的历史。中原王朝在势力强盛时，也会通过经略西域来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

北魏立国之初，朝臣已有通使西域之议，被道武帝以“汉氏不保境安人，乃远开西域，使海内虚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复加百姓矣”拒绝。³⁶⁾ 随着西域诸国朝贡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北方的渐趋统一，太延年间(435~439年)北魏开始将经略目标投向西域。此时，柔然牟汗纥升盖可汗大檀已在北魏的军事打击下“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³⁷⁾ 于是，太武帝“始遣王恩生、许纲”出使西域，³⁸⁾ 此行的目的地是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及车师前部。³⁹⁾ 王恩生等“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迫使北魏不得不“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⁴⁰⁾ 此时，柔然正处于敕连可汗吴提时代(429~444年)。

大檀时代与北魏的连年战争，使柔然国力第一次陷入衰弱。因此，吴提即位之初曾通过联姻的方

30) 荣新江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162-163页。

31) 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8页。

32) 国家文物局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1、17-18页。

33) 《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5402页。

34) 袁刚，《柔然与西域相关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3)。

35) 刘迎胜，《丝绸之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3页。

36)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05页。

37)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53页。

38)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06页。

39)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11-3213页。

40)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05页。

式，与北魏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西域自社崙时代以来，数十年间已是柔然重要的物质资源和财富获取地，而北魏介入西域事务，无疑会损害了柔然在西域地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此时遣使朝贡北魏的龟兹、疏勒、乌孙、悦般、竭盘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西域九国里，不乏有柔然的附属国或敌国，显示了柔然西域霸权地位的动摇。柔然与北魏关系的恶化，当与此不无关联。虽然柔然后来放还了王恩生等，但其与北魏之间和平局面，最终以太延二年(436) 吴提“绝和犯塞”终结。⁴¹⁾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河西地区的割据政权和西域诸国大体出现了三种政治倾向：有的依旧唯柔然马首是瞻(或保持同盟关系)；有的因不堪柔然的压迫或为了获取更多利益，转而投靠北魏；更多的则因无力对抗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任何一方，选择了同时向北魏和柔然示好的观望态度。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发生了变化。

太延四年(438)，北魏太武帝率三路大军亲征漠北，“不见蠕蠕而还”；由于此次出征恰逢漠北大旱，水草皆无，致北魏“军马多死”。⁴²⁾ 是役之后，吴提在西域宣称“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恭奉”，⁴³⁾ 使很多投向北魏的西域地方政权的态度由此发生动摇。在这种局势下，先前归附北魏并为其派向西域的使者充当向导的沮渠氏北凉集团，改变了以往对北魏的谦恭态度。北凉方面不仅对所谓柔然大败北魏的消息感到喜悦，还将此“宣扬国中”，引起了北魏君臣的不满。⁴⁴⁾ 五年(439)，太武帝以沮渠牧健“虽称藩致贡，而内多乖悖”，⁴⁵⁾ 攻灭北凉。至此，北魏通向西域的道路被打开，西域诸国前往魏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朝贡者络绎不绝。此后，终太武之世，北魏以强大的军事、经济为后盾，在与柔然争夺西域的角逐中占据着优势。

正平二年(452)，太武帝遇弑身亡，北魏政局一度陷入动荡，柔然乘机逐渐恢复了对西域的有效控制。此后，北魏尽管曾多次在军事行动中大败柔然，甚至皇兴四年(470) 的女水大捷还取得过“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的战果⁴⁶⁾；但双方在对西域的争夺中却多由柔然占据有利地位。献文帝末，于阗被柔然围城后曾遣使向北魏求援，但北魏在面对“西域诸国，今皆已属柔然”的情况下，仍然无意驰援，遂婉拒了于阗方面的请求。⁴⁷⁾ 其时北魏对西域事务的松懈，一方面与文明太后和献文帝的权力之争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北魏经略重点逐渐南移的结果。

受罗部真可汗子成死后，子豆崙嗣立，自号伏古敦可汗，改元太平。豆崙好大喜功且生性残暴，曾以“谋反”为名诛杀对谏言大臣。⁴⁸⁾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豆崙欲南下“犯塞”，敕勒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固谏不从”，遂与弟穷奇率高车十余万落脱离柔然西迁，在车师前部(今新疆自治区吐鲁番市交河古城) 西北自立为王，以穷奇为诸，在建立高车国。⁴⁹⁾ 柔然汗国由此一度失去了对天山北部和阿尔泰山东

41)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05页。

42)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54页。

43)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06页。

44)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06页。

45) 《魏书》卷九九《沮渠牧健传》，点校修订本，2389页。

46)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56页。

47)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10页。

48)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56页。

麓部分草原地区的控制，在西域的势力被大幅削弱。

敕勒副伏罗部西迁建立高车国以后，攻灭了由柔然扶植的阚氏高昌王国，改立张孟明为王，建立张氏高昌王国。⁵⁰⁾可见，5世纪后期高昌地区“这些国王们完全俯听于胡族可汗们的操纵和摆布，当后者认为更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便将他们消灭掉或者是取而代之。”⁵¹⁾阚氏高昌政权覆灭及此后伊吾戍主高羔子以城归附北魏，进一步打击了柔然在西域的势力。

VI. 阿那瓌时期(522~552年) 柔然在西域的活动

高车国建立后，不仅要面对东方柔然的军事打击，还要在西部面对势力东扩的嚙哒的压力，加之国内政局不稳，很快就走向了衰亡。北魏熙平元年(516)，柔然“西征高车，大破之，禽其主弥俄突，杀之，尽诛叛者，国遂富强。”⁵²⁾《梁书》亦称柔然“天监中，始破丁零，复其旧土。”⁵³⁾可见，此时柔然汗国出现了走向复兴的趋势。但是，豆罗伏拔豆伐可汗丑奴旋因内讧被杀后，柔然政局再度陷入混乱，直到北魏扶植阿那瓌重掌柔然政权。北魏爆发六镇起义后，阿那瓌因平叛有功获得丰厚回报，为柔然进一步复兴奠定了条件。

嚙哒原为附属柔然的游牧民族，5~6世纪中叶逐渐成为中亚地区一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6世纪初，嚙哒东扩，与高车国、柔然等民族和政权发生联系，对西域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6世纪初，应该是出于共同对抗高车国及与之有同盟关系的北魏的目的，柔然与嚙哒建立了同盟关系。《北史·西域传》称嚙哒“其人凶悍，能斗战，……号为大国。与蠕蠕婚姻。”⁵⁴⁾另据《北史·蠕蠕传》，与阿那瓌争夺汗位失败投靠北魏的婆罗门，因“嚙哒三妻，皆婆罗门姊妹”，故曾“与部众谋叛投嚙哒。”⁵⁵⁾可见柔然与嚙哒早已形成同盟，而且双方的和亲之举至晚此前已经出现。柔然与嚙哒的和亲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政治联姻。这种政治联系与之北魏太武帝于柔然可汗吴提之间的联姻，此后阿那瓌与西魏、东魏的联姻一样，都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因此，当丑奴斩杀弥俄突、柔然出现复兴趋势时，嚙哒即放归弥俄突弟伊匐复国；高车复国后，曾多次大败柔然，婆罗门争夺汗位失败即因其众败于伊匐所致。⁵⁶⁾这表明嚙哒出于维护其西域权益的目的，并不希望看到柔然的复兴，双方同盟关系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姻亲关系，也都是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但是，此后柔然在与高车政权交

49) 《北史》卷九八《高车传》，3273-3274页。

50)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13页。

51) 莫尼克·马雅尔(Monique Maillard)，《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耿升汉译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42页。

52)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57页。

53) 姚思廉，《梁书》卷五四《芮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817页。

54) 《北史》卷九七《西域传》，3230-3231页。

55)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62页。

56) 《北史》卷九八《高车传》，3275页。

锋中逐渐胜出的趋势已不可阻挡；至阿那瓌时期(522~552年)，柔然汗国实现复兴，并再次控制了西域的部分地区。541年，高车国亡于柔然。

1999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的村民在修路时，发现了隋代虞弘墓志，考古工作者随即前往现场对墓葬进行了清理。墓葬中共出土了包括《虞弘墓志》在内的80余件随葬器物。⁵⁷⁾由于《虞弘墓志》的出土，有助于丰富中国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史料，故而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据《虞弘墓志》记载，虞弘是鱼国尉纥驎城人，其先人曾为“鱼国领民酋长”⁵⁸⁾；而从虞弘家族“奔叶繁昌，派枝西域”⁵⁹⁾的字句来看，他们应该来自西域。虞弘的父亲虞君随曾在柔然任“莫何去汾”“达官”等官职，并“使魏□□□□/朔州刺史”；虞弘本人则深受“茹茹国王”的宠信，十三岁时即以莫贺咄的职务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地，在莫缘的职务出访北齐时，文宣帝“勿令返国”，遂滞留不归，并历仕北齐、北周及隋三朝。⁶⁰⁾虞弘“春/秋五十有九，薨于私第。以开皇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葬于唐叔虞坟东三里”，⁶¹⁾则其生于北魏永熙三年(534)，十三岁任莫贺咄时为西魏大统十二年(即东魏武定四年，546)。可见《虞弘墓志》中的“茹茹国主”系柔然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阿那瓌，适值北朝分裂，“东、竞结阿那瓌西魏为婚好”之际。⁶²⁾此时，高车政权已亡，北朝也因内乱无暇西顾，柔然欲乘复兴之机再度经略西域，故有虞弘西使事。虞弘本人虽自幼生长于柔然，但其家族来自西域，当对那里的民俗风情及局势有所了解，因而派其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地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可以说《虞弘墓志》揭示了以虞弘父子为代表的西域人在柔然及北朝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对于柔然职官制度、柔然与北朝的关系、柔然与西域的关系、北朝与西域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阿那瓌复兴时期，柔然与西域的民间交往活动日渐频繁。据《北史》记载，碁母怀文任晋阳馆监时，同馆胡沙门称馆中蠕蠕客有“异算数”，能布“算子”知枣树果实数，验之不虚事。⁶³⁾由于“六朝以后，史传释典所用胡字，皆不以之斥北狄而以之斥西戎”，⁶⁴⁾故此“胡沙门”当系来自西域的僧侣。《续高僧传》亦载碁母怀文任信州刺史时，前往洛阳永宁寺拜访天竺僧勒那漫提，巧遇一位能通过测量枣树计算果实数量及成熟情况的蠕蠕客事；并言其为勒那漫提的“西域旧交”。⁶⁵⁾对比《北史》《续高僧传》史文可知，二者虽时间、地点有异，但所言实为一事。另据《北齐书》本传，碁母怀文曾以“道术”事高欢，⁶⁶⁾则其生活于东魏、北齐之际，其时正值柔然阿那瓌时期。

总之，柔然汗国对西域的经略，使中亚地区经由天山南北通往蒙古草原的道路一度畅通。于是，往

5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1)。

58)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四七《虞弘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6，391页。

59)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四七《虞弘墓志》，391页。

60)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四七《虞弘墓志》，391页。

61)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四七《虞弘墓志》，391-392页。

62)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3264页。

63) 《北史》卷八九《碁母怀文传》，2940页。

64)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三《史林五·西胡考上》，北京：中华书局，1959，607-608页。

65) 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六《魏洛京永宁寺天竺僧勒那漫提传一》，北京：中华书局，2014，977-978页。

66) 李百药，《北齐书》卷四九《碁母怀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679页。

来于东西方世界的使团、商队和僧侣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文明成果带到蒙古高原成为可能。虽然高车国建立后一度阻碍了柔然与西域的交往，但阿那瓌时期柔然汗国的复兴曾使其部分地恢复了以往在西域地区的影响。然而，柔然汗国的这次复兴仅是昙花一现。就在阿那瓌得意于分裂的北朝政权竞相结好柔然，以及柔然汗国经略西域再度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原来役属于柔然的青突厥人(kök türk)在金山(古代突厥文碑铭作“Altun yīš”，即今阿尔泰山)地区崛起，并在吞并了铁勒(即“敕勒”)五万余落后，势力大振。⁶⁷⁾ 于是，突厥首领土门(Tümän，即古代突厥文碑铭中的“Bumim qaγan”)“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蠕蠕”，被阿那瓌以“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拒绝。⁶⁸⁾ 土门怒，遂于552年率军大败柔然于怀荒镇北，阿那瓌自杀，部众离散，柔然汗国名存实亡。555年，突厥使者斩杀柔然可汗邓叔子以下三千余人于长安青门外，柔然汗国名实俱亡。⁶⁹⁾ 至此，鲜卑、柔然兴起以来，东胡系民族对蒙古高原的长期有效统治一度被突厥语族民族所取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灭以后，契丹、蒙古等东胡系民族逐渐崛起。

〈参考文献〉

-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
 李百药，《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
 道宣，《续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
 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
 冯家升，《蠕蠕国号考》，《禹贡半月刊》，1937：7(8-9)。
 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杨建新，《“西域”辩证》，《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67) 令狐德棻，《周书》卷五〇《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908页。

68)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908页。

69)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909页。

- 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新疆社会科学》,1985(4).
-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汉译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 莫尼克·马雅尔(Monique Maillard),《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耿昇汉译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
- 薛宗正,《柔然汗国的兴亡——兼论丁零、铁勒系族群的西迁与崛起》,《西域研究》,1995(3).
- 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 刘迎胜,《丝绸之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6.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1).
- 荣新江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
- 魏长洪等,《西域界说史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 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周伟洲,《西北民族论丛》(第十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袁刚,《柔然与西域相关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3).

* 이 논문은 2019년 5월 24일에 투고되어,
2019년 6월 17일까지 편집위원회에서 심사위원을 선정하고,
2019년 7월 23일까지 심사위원이 심사하고,
2019년 7월 24일에 편집위원회에서 게재가 결정되었음.

■ 한글초록 ■

유연의 서역 경략에 대한 약간의 역사적 사실 검토

袁 剛*

사륜(社崙)과 이후 몇 대 카한들의 개척을 통해 유연한국(柔然汗国)은 천산(天山) 북부 초원 일부 지역을 점령함과 동시에 하미와 투르판 등의 오아시스 지역으로 뻗어 나감으로 해서 이오와 고창에 대한 효과적인 통제를 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유연은 이 지역들의 풍부한 물질 자원들을 획득함과 동시에 실크로드 무역을 조종하게 되며 재부가 증가하였다. 북위 태무제 시기에 서역을 경략함에 따라 한 때 유연 세력은 천산 남부의 대부분 지역에서 밀려날 수 밖에 없게 되었다. 5세기 중엽 이후, 내란으로 인해 북위는 서역에 대한 경략과 관할이 느슨해 졌으며 유연 세력은 권토중래하며 서역 일부 지역에 대한 통제를 회복함과 동시에 어느 정도 강화하였다. 5세기의 80년대 말, 고차국의 건립으로 유연의 서역에 대한 영향력이 재차 약화되었다. 유연의 부흥 시기에 서역 경략에 대한 정책은 다시 한 때 회복되고 발전하였다. 유연이 서역을 경략하며 5~6세기 중엽 중국 서북 지역의 민족 관계사와 동서 교류사에 있어 중요한 영향을 끼쳤다.

[주제어] 유연, 서역, 경략, 민족관계, 비단길, 중서교류

* 내몽고대학 역사여행문화학원 박사과정 / mzdde@126.com

Abstract**The Historical Events of Rouran's Administr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Yuan, Gang^{*}

After expansion of Shelun and later generations of Khan, while occupying part of the northern grassland of Tianshan Mountains, Rouran Khanate further extended its antennae to the oasis areas of Hami and Turpan, thus realizing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Yiwu and Gaochang. As a result, while gaining access to the rich material resources of these regions, Rouran had increased wealth by manipulating the Silk Road trade.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Emperor Taiwu's strategy for the Western Regions once forced the Rouran forces to withdraw from most of the southern parts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5th century,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relaxed its management and jurisdiction over the Western Regions due to civil strife, and Rouran forces came back, restoring and to some extent strengthening the control of part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late 480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aoche State made Rouran's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Regions weakened again. During the Rouran Khanate rejuvenation period, the polici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ere restored and developed at one time. Rouran's administr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history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history of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iddle of the 5~6th century.

[Key words] Rouran, Western Regions, Administration, Ethnic relations, Silk Road,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 Doctoral Cours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